

星期文库

南宋诗人故事之七

刘过结交辛弃疾

晏建怀

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程史》一书中,记载了南宋名士刘过结交辛弃疾的事迹。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人。他工于诗,善填词,有《龙洲集》《龙洲词》行世。刘过性格率真,诗词豪放,喜论恢复大计,为陆游、朱熹、张栻等大文豪大学者所激赏,然而屡试不第,布衣终生。他与辛弃疾的相识、相交,堪称佳话。

《程史》卷二“刘改之诗词”条载:“庐陵刘改之以诗鸣江西,厄于韦布,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开禧乙丑,过京口,余为饷幕庖吏,因识焉。”这是岳珂述说自己与刘过有过交集的说明。接着述刘过与辛弃疾事说:“嘉泰癸亥岁,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柩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宁宗嘉泰三年(1203),刘过寄居南宋中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辛弃疾时任绍兴知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刘过喜论恢复,又在士大夫间素有文名,其性情既合辛弃疾的脾胃,其诗又为他所看重,因此,辛弃疾特遣人专程赶到临安,邀请刘过到越州幕府相聚。刘过当时恰有要事缠身,无法成行,遂模仿辛弃疾“稼轩体”作《沁园春·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随书信一起,请来人转交辛弃疾。词曰:“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在词中,刘过开篇就假想自己冒着风雨渡过钱塘江赶赴绍兴后,在辛弃疾府衙狂吃海喝的开心样子,这样的相聚岂不快哉。然而,让人无奈的是,这样好的相聚却无法成行,他被白居易、苏轼和林逋等三位大诗人强行拉回,推杯换盏,诗酒流连。最后他抱歉地说,待天晴日好,再去拜会吧。全词想象奇特,用前人诗词成句拆解串通,意思连贯,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他洒脱不羁、才思敏捷的特点。辛弃疾读了刘过的词后,不禁大喜,后又多次力邀刘过前去,刘过终于应邀来到,辛弃疾招待月余,临别还赠钱千缗。

刘过一介布衣,与辛弃疾因诗而相识、相交、相知、相惜,在交往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时传为文坛佳话。此为名士交,亦为知己交,古人的这种以诗敲门、以诗会友、以诗订交的方式,的确风雅得很。

会和倾听中提取共识。

待熟如生需要忧患之心。一个人总是喜欢将做事建立在经验、技巧上,他办的事不会高明到哪里去。只有遇事动脑筋,事情才可能办得精彩,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涌现出普通人不具备的光华。学美术的闻一多开始写作《红烛》《死水》的时候,中国新诗已有现成模板可借鉴,可他硬是研创出了以“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为标志的“新格律诗”,他写的诗歌也因此成为中国新诗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待熟如生也需要建立在一种恢宏的气度之上。何谓恢宏的气度?就是懂得做某件事不会一帆风顺,明白生活中有的力气必然白费,知道摔得遍体鳞伤之后得给自己擦一点药继续向前。对挫折有了忍耐、宽解,对前行有了坚定、守望,“待熟如生”才有作为人生哲学的价值。

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只读了三年小学,一生没有太大建树,但她用简单的四个字教会了儿女如何以最正确的姿态与这个世界共处。

待熟如生

游宇明

而是待熟如生。孔子的弟子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跟同事、朋友相处更要待熟如生。跟不太熟的人翻脸也许需要一件事,与知己绝交往往只要一句话。知己之所以容易翻脸,不是因为缺少信任,恰恰是因为对方曾经付出了太多的信任,相信你可以体会他的喜怒哀乐,相信你最能呵护他的正当利益和尊严,一旦你说的话让他觉得隔心,他便会积聚巨大的失望。如何避免发生这种不愉快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亲密无间,将熟悉的同事、朋友当陌生人待,不要先入为主地认定他的想法是对是错,而须像对待陌生人一般用心体会他的处境、倾听他的诉求,在体

时光飞转,春姑娘如同被揭去面纱的新娘,露出了美艳的芳容。一时间,大地由清冷萧瑟变得喧嚣热闹起来。

春日即景

田申

趁着天气和暖,来到小区附近的河滨公园,悠然漫步在花草丛中,我尽情享受春天的气息。

在春风的吹拂下,草绿了,花开了,河边的垂柳正轻轻摇曳着婀娜的身姿,似是在向游人表达欢迎和问候。阵阵花香飘来,芬芳沁腹,醉人亦醉心。

小河蜿蜒,在阳光的照射下如同闪光的玉带,静静地流淌,置身河畔,恍若梦幻。

小河并不宽阔,扭动着腰肢穿园而过,将公园从中间分开,而几座匠心独特、造型各异的小桥,强烈的艺术色彩和美感令人驻足。

猛然,一阵水的波动声将河面的宁静打破,那是鱼儿跃出水面泛起的浪花。朵朵浪花被阳光一照,泛起碎银一样的光芒,随后便是水面一圈圈的涟漪向四周散去:“噢!多美的

大自然,多美的春光啊……”我暗暗在心中发出赞叹。

“妈妈快看!鱼!鱼!咯咯……”耳畔传来一阵清纯悦耳的笑声。那笑声似银铃脆响,又似珠落玉盘,令我心颤耳醉。循声望去,是一位四五岁的小姑娘,她头顶盘着两个小髻,红袄绿裤,正托举着两只小手,边咯咯笑着边蹒跚着往前奔跑,样子可爱顽皮。

“慢点儿,别摔着!”小姑娘的妈妈在她身后边追边喊,在眼前不大的园林中,这画面格外温馨。

信步来到一座拱形小桥前,一阵清亮的京胡声和京剧唱腔清晰入耳。几位京剧票友正聚在小河对面的凉亭中,字正腔圆的唱段就来自他们中间。一向喜爱京剧的我禁不住停下脚步,一边欣赏,一边用手轻轻击打着节拍,随声轻轻哼唱起来: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

此刻,我已完全沉醉在这美好的春光里!

经过“鹿儿坪”时,我们碰到几匹棕色马儿横穿公路,不知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的。路的一侧,树林稀疏处,犹可隐隐眺见大瓦山。

经过一排废弃而破败的林场平房,就是碎石路了,崎岖之上更添凹凸。路的左侧,崖愈来愈悬,谷越来越深,我们几乎已能平视大瓦山,覆盖它的雪已消融得差不多了,蓝变成主色调。路的右侧,要么是缀满巉岩的冰挂,要么是踏雪觅食的棕马。《庄子》所谓“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齧草饮水”,此时此刻,在日下雪上的白光湮漾中,具象化为三维的艺术剪影。

翻过“蓑衣岭”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汽车盘旋迤迤而下,大瓦山彻底消失在视域里。高架而庞然的高压电线,咩咩叫唤的绵羊群,红红小小圆圆的野果,在漫山满谷的衰黄枯草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远观大瓦山

林赶秋

再往前,有“高粱池”。此处干涸无水,荒草摇曳,正应了池塘生草的古诗意境。与其说是池,毋宁说是一片可以跑马驰骋的河谷平川。正因是谷,故而寒风猎猎,穿谷而过,让我们瞬间“怒发冲冠”,赶紧躲进车里,继续前行。也因是低谷,大瓦山暂时退出了视野。

母亲在世时常常喜欢说一句话:“待熟如生。”小时候,我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在那时的我心中,熟与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比如熟梨子可以摘,吃起来又可口又甜润;生梨子摘不得,一是个头小,摘了划不来,二是吃起来坚硬、生涩,口感不好。比如熟的路,不要谁指引,我也会走;但生路没有人引领,我会走错方向。比如熟人,彼此见面会打招呼,甚至邀请进屋喝茶;生人,相互会面面无表情,视若无睹。长大一些,历事增多,脑子的回路打通了,见识也像大海涨潮般隆隆往上升腾,这才体会到熟与生真的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做事要待熟如生。世人常有一种误解,觉得人对某项工作越熟练,越能干出好成绩。其实不然。一件事刚出现在我们面前,你会有点四顾茫然,不知何处着手,此时,你的心思全部放在它身上,脑子里会喷涌出种种奇思妙想。干的类似的事多了,你会形成如何开头、怎样经营中段、以哪种方式结尾的完整思路,便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这样干事虽然不至于出大差错,却也不会有太多的创造性。假若我们将每一项熟悉的工作看成是陌生的挑战,你就会寻找最佳的突围之路,将平凡的事做得别具一格。

儒家思想特别强调自省,自省不是在某个关键时刻省上一次就完事,

要包饺子,一切就绪,准备搅肉馅。

接上电源,摁了几次,绞肉机纹丝不动。咦——停电了?跑了几个地方看有电没,开了几个灯,都正常啊。

小小插头

莫不是厨房电源有问题?摁了抽油烟机,正常。

莫不是绞肉机出故障了?知名品牌的,才买回来俩月,不至于吧?

喊来爱人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他只瞅了眼,就笑了:我接上的是旁边破壁机的插头,摁的却是绞肉机。

瞧瞧,我在厨房里的荒唐样像不像很多人?出了问题从来想不到看看根源,而是手忙脚乱地在周围一个劲地胡扒拉。

南方小年翌日,我们星夜兼程,蜿蜒攀升,终于在24点前赶到了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大天池”之涓。当一路坐在后排嫌热的儿子躺在民宿的大床上冷得打哆嗦时,我以为到了某山之颠。屋外四周的地势,漆黑不明,只见繁星丽天,北斗柄柄北指,明亮而清晰。

第二天,早起褰帘一看,这民宿错落于一平坝的路边高台上,对面竟然就是世界第二高桌山“大瓦山”,蓝白相间,真美呀!蓝的是山,白的是雪,应该就是昨晚落下的,不然咋会那么冷。蓝白线之下是黄褐色的衰草,草的边缘连接着绿色的大天池,池内两只大白鹅正带领一队灰色的雏鹅横渡,池畔搁浅着一条红色的小铁船。还是幼儿园学童的儿子见此情景,立马吟诵出骆宾王七岁时写的《咏鹅》,我则想起了韦应物的名句“野渡无人舟自横”。